

2023/10/24 Tue 《寫給王老師的信》(5-A)

我趴在床上。我手頭有一本《聖經》。傑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這本書寫的是作者和他的一個朋友(叫尼爾卡薩迪)在美國多地旅遊的故事。他的朋友是從監獄裏出來的,他除了喝酒和泡妞沒什麼愛好,但精力充沛,他們開車在美國各地到處玩,去酒吧,沒錢了就到工廠和農場打工。他們的一生顛沛流離,但我覺得他們的一生也很精彩。

我在讀你在2023年8月給我寫的信。上面說:我和你說過失去自由的第一天時的情景,我人被束在審訊椅,空望著窗外,十月的陽光,在草地上光輝燦爛,沒有人搭理我,我被晾起來,祇派一滿臉稚氣的協警看守我。絕望在我臉上趴著。當時,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毀滅、崩塌,現時的生活幻滅了,每多捱過一秒,我就越不再是曾經的自己。那時我問自己:生活在何方?

我和我的感受有一些不同,那時我在疫情期間被封在家裏,哪也去不了,那時外面和監獄沒什麼區別,學校不讓進,外賣不讓進小區,公司也變成一星期去一次,其它時間都是在家辦公。我整個人都處在瀕臨崩潰的狀態,我母親還成天給我發微信公眾號上的腦殘言論,說新冠是美國搞的生化武器,說美國新冠患病人數已經超出了預期,正常人誰會信這個?這些陰謀論本身都自相矛盾。美國發明的生化武器坑自己國民經濟。逗我呢?

但我母親就信這個,而且成天給我發這個,導致我整天精神崩潰,就像你是個穆斯林,你母親成天在你面前吃豬肉一樣。所以我和你進派出所之後的感受有一些不同,我進了派出所之後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因為我在外面成天被這些腦殘言論轟炸,身邊也沒幾個正常人,除了舉報我的,就是出國的。沒一個正常人。所以我覺得被捕之後反而耳根子清淨了許多。當然,我被抓之後還是特別想上網的。但說實話,如果我在外面上網,而不是進了監獄,那我現在不可能在這裏給你寫信,因為我不可能認識你。除非你也在外面,沒進監獄。但問題是,如果我和你若都沒進監獄,我們在外面會相識嗎?我從公司下班,坐地鐵去市裏,你從學校下班和你老婆兒子去市裏,我們也許在星巴克一起排隊或在電影院裏坐在前後排,但那條故事線不夠精彩,被上帝否決了。現實就是這條故事線,你因惹了女人,我因惹了■■■■,我們都被抓了,因為巧合都被分到了一大隊。是巧合,對嗎?是偶然,對嗎?不。自由意志論認為人可以憑自由意志決定自己的命運,而宿命論認為人的命運是早就被決定好的且不可改變。所以用這兩種理論都可以證明我們走到這一步,是自己的選擇或是上帝的決定,而不是偶然。我前個月(9月)和我的大學同學李俊看了電影《奧本海默》,裏面也有愛因斯坦,但愛因斯坦沒有被選為原子彈研發團隊的成員,因為他不相信量子物理,他說:上帝不擲色(骰)子。在2005年,我有一個圓形的鈕扣形的金屬片,我在那金屬片內側貼上一張白紙,用彩筆塗上兩種顏色,

一種顏色佔一半。然後我就在書桌上轉那個圓金屬片，如果綠色朝向自己，則今天學校老師留的作業少，如果紅色朝向自己，則今天的作業多。這是一種占卜，是一種迷信。沒有人教我，我也天生就會。事實上，占卜的結果完全是人自己決定的，哪一面朝向自己完全看你用多大力，讓它轉多少圈。但我們能決定自己用多大力嗎？就像人不知自己何時會死一樣。有些事人是不能憑自由意志決定的。但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每日作業的多少真的和我用金屬片占卜的結果有相關性嗎？在愛因斯坦看來一定是不相關的。因為他不相信量子力學理論。兩個量子之間會因某些外力而產生量子糾纏現象，所謂量子糾纏，就是讓兩個量子的狀態相互綁定，以致可以通過觀察一個量子的狀態，就可以知道另一個量子的狀態。比如，一個人若有配偶，我們若觀察到了這個人的性別，就可以推斷出這個人的配偶的性別。那麼我們如何使我們占卜所用的工具和我們要占卜的事之間產生量子糾纏呢？我們如何能知道我們的占卜工具和那件未發生的事之間是否已經產生了量子糾纏呢？答案在我們自己心中。第一個量子是占卜者和占卜工具的組合，第二個量子是要占卜的事，那件事未發生，所以那件事在占卜時存在於占卜者的心中，所以占卜者要靠自己的念力讓占卜行為和被占卜的未發生的事之間產生量子糾纏。現在又有一個問題：若占卜者的信念不夠強，或者占卜者死了，那麼占卜者所占卜的事還會如期發生嗎？這就要看占卜者的信念能否被傳承下去了。所以我認為，人在迷信占卜的時候，不如將自己迷信的念力用來做自己想做的事，因為不論是占卜還是實際去做，一件事是否發生都和人本身的信念相關，那麼我們若信念足夠強大，能否改變自己的命運呢？我也想過能否通過祈禱的力量改變命運，雖然成功的概率就像鴨絨從鴨絨被中逃出來的概率一樣。蓋被的人會給被子套一層被罩，所以鴨絨若逃出了被子，仍然在被罩之中。我現在就在被罩中，很暖和，雖然我和你之間隔著無數條街道和無數幢樓房和無數個在高牆和新聞聯播中度過的日子，但我仍能聽見你們在被子中忙碌的縫紉機的聲音。因為文字比一切距離和隔閡活得更久，也比我們的軀體活得更久。說一句“文字萬歲”都不為過。我突然想起了我爺爺在莫爾道嘎地震臺下的房子的客廳裏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看到晚上十一點，等到我和我奶奶在臥室裏的火炕上睡著了。我爺爺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也睡著了。外面漆黑一片。這人生是很幸福的。我活得很值，而且我還要繼續活得值。每當我覺得活著太累的時候，我就要想一想我去世的爺爺奶奶，他們要是活著，一定不會說：「活著太累，還是死了好。」我上小學的時候有的同學說：我家裏有一本書，看了那本書的人都想自殺。我想：那為什麼還看？有病嗎？我進了被子裏面之後就再也不說：太累了，還是死了好。因為我想：死在被子裏實在是世上最憋屈最恥辱的事了。所以我想：我一定要活著離開這裏，甯可老死在街上也不能老死在這裏。我覺得人生無聊的時候就要想起那日復一日的提工、收工、上學習。然而我一起想起那些，我就聯想起高中的晚自習，除了有女生、不用幹活以外，學校和監獄真的沒多大區別。要證明自己不屬於那些地

方! 要活得有意義! 要活著，而不是做死人! 拉撒路①，出來! 每天都聽音樂、穿自己喜歡穿的衣服、讀書、讀小說、和朋友報平安、看一看網上的有意思的事、出門走走轉轉、買菜做飯、回憶過去的事、展望將來的事、洗澡、學外語、祈禱、寫文章、幫助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就是報復曾經迫害過自己的人。做一個幸福喜樂的人。曾經在學校和監獄中有多麼渴望自由，現在就要(像曾經一樣)多麼熱切地去追

註: ① 拉撒路是《約翰福音》中的一個死而復活的人物。他已經死了三天了，被放在墓裏，耶穌叫他死而復活。

求自由。高聲唱出自己的歌，譜寫我們自己的旋律。在我們活著的時候活得有意義，在我們死了的時候繼續活下去。我要說的話如滔滔不絕的江河，老師和同學都厭惡我，弟兄姊妹也說我太自以為是，可你要知道，你這一輩子沒辦法重來，活就要活個夠，愛就要愛個夠，恨就要恨到至死方休，吃就要吃飽，喝就要喝醉，唱就要讓世界都聽見，何止世界，要讓天上的天使都聽見，何止要讓天使聽見？要讓天使從天上下來和我們一起歌唱，要在活著的時候愛生命、愛人生。即使死了，也要活著。因為話語就是永活的泉水。即使身在冰冷牢籠之中，也心裏火熱，如同在深夜中的一道光，不被黑暗所理解。所以，若我們因我們所說的被老師同學嘲諷、因我們所信仰的被朋友親人疏離、因我們所記錄的文字而被迫害，這時我們不能消沈下去、自暴自棄，像我在2009年、2010年、2013年、2014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3年一樣，而是要活著、發光、發熱、發聲、發出一切可發的、說出一切可說的、唱盡一切可唱的、活出一切可活的、做盡一切可行的、去遍一切可去的、愛遍一切可愛的、恨死一切可恨的。我在2009年被韋東、葛旻、張彥博、羅明鎮、陳子玥欺負，曾經消沈過一段時間，但後來恢復了。即使後來全班同學除了張念民沒人理我，我也沒消沈下去。我在2010年被我父親和初志超打，曾經消沈過一段時間，但後來恢復了。即使全班同學除了任旭沒人理我，我也沒消沈下去。即使夏博在畢業之後在KTV唱歌的時候仍然嘲笑我，我也不在乎，因為他是■■■■，但我不是。我在2013年被天職師大9號樓的天津郊區的■■■■欺負，到校外住，曾經消沈過一段時間，但後來也恢復了。我在2014年因為衣服被室友偷、退學、在海三中被惡霸王晨浩和阿斯如恐嚇，曾經也消沈過，但後來也恢復了。我在2019年因為父母突然不支持我出國留學，曾經也消沈過一段時間，雖然直到2020年都沒恢復，但自暴自棄祇能得到更深的痛苦。我在2020年因為堅持■■■■立場而被那些囚犯嘲諷、欺負，在2021年被蒙上雙眼近一個月以致雙眼到現在都不能正常聚焦。2022年被■■■■關在嚴管，2023年被天津潤榮騙了租房押金1250元，我起訴他們，勝訴了，強制執行都沒有用。周鵬程在畢業的時候管我借過1500塊錢，現在也不回我消息，我父親撕了我的信、把我的日記都扔了。我到天津，找不到工作，我住在李俊家，李俊成天熬夜打遊戲，我到■■■■，被遣返，我到北平，齊澤明讓我

住在他家一段時間就趕我走，我到了天通苑，主內的弟兄都不能理解我，天天引經據典、拐彎抹角地指責我不夠謙卑。我沒有朋友嗎？不。因為我的朋友都是唯利是圖的小人，我不單打獨鬥又能怎樣？我一想到那些在我上小學、初中、高中、大學時的那些狗一樣的人，我的心中就燃燒起一團怒火，從過去一直燃燒向將來。我看到這團怒火燒向他們，把他們的皮肉都燒盡了，祇剩下了黑色的骨頭，風一吹，那些黑色的骨頭就化成灰消散了。有些所謂的朋友，別看他跟你有多好，全是假的。在你困難的時候，這些人一分錢的忙都幫不上。當時在監獄裏我還說要和何川一起出來開公司呢，我連公司名都想好了，我真是太不現實了，簡直是活在夢裏。所以我才會給周鵬程轉錢，所以我才會給劉暢轉錢，所以我沒有錢花，因為我的錢都花在他們身上了，而他們什麼都不會給我，還把我當成████。侯方和金偉幫我做襖子、棉衣，我卻沒有幫他們，我所幫的人全是坑我騙我的人。我過去的錯就是該恨的人不去恨，反而愛他們。而該愛的人不去愛反而去恨他們。

2023/10/25 《寫給王老師的信》(5-B) 上文見2023/10/24.

你在信中說：實際上，我哪兒也去不了，我無比清晰這一點，甚至於我們聊到換一座陌生城市生活的可能性在我或許都微乎其微。那麼，我算是個戀家的人嗎？大概又不是。曾幾何時，我多麼地視家庭的羈絆為阻撓自己人生向上的藩籬呀！我知道自己是矛盾的，渴望激情與貪戀安穩同時在我體內交織。生活到底能不能在別處呢？你逃得開莫爾道嘎嗎？你能忘卻每年的大雪嗎？困住我們的，不是別人，是我們自己。

我發現你和Lory的文字有很大的差別，這和你們的性格有關，你的文筆很細膩，Lory的文字很凝練，你們二人的信的內容常常相互映襯。我時常思想這事，就是在獄中認識你們這件事，(我和你們)又從獄友變成筆友，生活開了一個多大的玩笑？多大的諷刺？浪費了多少年光陰，又學到了多少教訓？能認識你們，就算浪費了好幾年光陰，對我來說也值得。這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因為我沒有一敗塗地、一蹶不振。至少還結識了兩位有理想和追求的朋友。這就是我在得失上的自我慰藉。如果我們不是在獄中認識，而是在頒獎典禮上結識，就不可能像現在這樣無所不談，而是互相吹捧，就像你和王連喜經常做的一樣。我不是說他做的不對。而是說我們不需要走世人走的那一套。這就省去了很多沒有用的無效的交談。因為世人的恭維都是無益的。而我們的交流是思想的交流，不是抱有利益圖求的虛假話術，這是因為監獄把我們外在的榮耀、名頭、身家、地位、階層、學歷都剝去了，在這裏唯有思想有共同價值觀念的人會在一起交流。雖然我們是極少數，因為多數人在監獄中所結交的都是本鄉的獄友，因為本鄉本族更知根知底，但我看人不看他的家世，我看的是眼界。我和別人聊我的大學生活，他們不明白，也不想聽，大學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供一群年輕人玩的地方，他們羨慕大學生活，但是不理解。而

我現在並不羨慕大學生活，因為我回顧了大學四年的生活，發現最有價值的不是那四年時間，而是在那四年時間所留存的記憶。那記憶有苦有甜、十分珍貴，但我不想再回到大學裏和那些人一起再度過四年光陰。誰想再住一次學生宿舍呢？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就在這裏：我在大學的時候並不覺得每天所發生的瑣事有什麼價值，我也不關心同學每天都在做什麼。雖然我想寫一本楊燁語錄，但是楊燁聽說之後就沈默不說話了。我的精力全用在編程和████上了，但現在回憶起來，編程和████並不是大學四年生活值得去回憶的精彩之處。也不足以和別人聊很久，且很久之後還能津津樂道。每一個我身邊的人都很有意思，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的功利心都很強，也都很自私，但能考上大學的人基本上都是這種人，於是在大學裏實際上並沒有多少聊得來的人，能推心置腹的那種。但是他們的某一個瞬間的表情和動作在我腦海中無法忘卻，比如2016年我和劉夕蕊在CSDN自習室一起學習，和她、王珂一起在軟件園食堂二樓西側的餐廳一起吃飯，王珂把羊湯倒給我，我不要，她硬倒給我，所以我說她是強勢的女人。2016年秋天劉夕蕊和鍾俊毅搞對象，因為我們都是CSDN俱樂部的。我(在2022年末)在灰色紙的本子上和你介紹了CSDN和WEGO的成員。現在鍾俊毅和劉夕蕊都不會去回憶那段往事了，就像我不會去回憶2016年和魏金夢的交往一樣，因為太尷尬，若有人提起這些事，可能我們都會不認為那算是一段感情。2016年夏天我剛認識魏金夢的時候，張濟鯤聽說之後是挺驚訝的。2016年底，楊燁和蘆珺爽開始搞對象，其他人都不靠譜，如文安喆、鍾俊毅(此二人都和劉夕蕊處過對象)，現在看來，最不靠譜的楊燁反而是最靠譜的人，現在楊燁(狗燁)和爽爽在北平，我今年年初二月的時候見過一次楊燁。今年十月假期的末尾的一天，我和李路陽、許繪宏在天津市中心的一家叫魔盆兒的菜館聚會，李路陽是2016級的，曾任WEGO2018年的隊長，許繪宏是2017級的，在2019年任WEGO的隊長，我問許繪宏現在學院裏的學弟學妹還都參加這幾個社團嗎，他說：現在Sato和CSDN已經不搞了，解散了，現在編程社團只剩下WEGO了。因為疫情封控，而且計算機學院被拆分成了多個學院，我在2019年就聽說了計算機學院被拆分這件事，新設了一個人工智能學院。

2018年秋天我從北平實習了三個月回天津之後，帶蔡依夢去計算機學院的WEGO參加活動，WEGO的活動叫作Wegotime，蔡是WEGO中唯一一位藝術學院的人。她在WEGO認識了李路陽和許繪宏。今年李路陽、許繪宏向我問起了蔡，我說蔡在德國留學，李路陽說"我知道"，我說"你咋知道的"，他說"我的微信好友有她，而且我有一個高中同學在德國留學，而且他和蔡依夢在德國也認識彼此"。我說"是你介紹他倆認識的嗎？"李說："不是，他們是自己在德國認識的。"我聳聳肩說："沒辦法，世界就這麼小。也不是世界小，而是我們的圈子就這麼小。兜兜轉轉到最後，還是那麼幾個人。"我跟你講過(2016年)劉陳偉讓我宿舍的三個人去當動畫16級新生的晨跑點名的負責人，楊燁藉此機會認識了蘆珺爽，他把手機的壁紙

都設成了蘆瑤爽的(過度)美顏後的照片。楊燁的手機鈴聲是一首歌(的幾句)。歌詞我還記得，歌詞是："我擁抱著愛，當從夢中醒來，你執著地等待，卻不曾離開。"晚上我和鍾俊毅從圖書館學高數之後回到宿舍，我就看見楊燁在和爽爽語音聊天，我就偷偷用手機錄下來發到515宿舍群裏。楊燁用打火機點鍵盤玩，那鍵盤是我父親在2016年從網上給我買的，我又買了新的分體式鍵盤，就把原來的鍵盤賣給了楊燁，他祇給了我一百，還欠我一百，一直欠著，等到了第二年2017年，他才給了我兩瓶洗衣液，頂那欠我的一百塊錢。他的洗衣液是爽爽給他買的，買了一大箱，裏面有好多瓶，他到畢業的時候都沒用完其中的一瓶。

我們耽誤了太多時間，現在我們就開始寫作吧。你把故事的幾條故事線設計好，人物設計好，寫信寄給我。把人物的名字，人物的原型是誰，都設計好，一個人物可以有多個原型，現實中的兩個人，性格若相似，可以合併成一個人物。人物的名字可以和原型真實人物相似，但不能相同。城市就叫T市，故事中不要出現真實的人名和地名。把之前你寫好的《伊莉莎白》發給我。如果可以的話，把我寫的詩也一併發給我。但是現在先不要往北京昌平給我寫信，因為我要搬家了。寄信就寄到您父親那兒或者我父母家。收信人就寫我的名字，收信人電話就寫13512483114。或者先別寄信，等我下一封信告訴你我的新住址之後，再給我寄信。你和Lory寄給我的信我都留著，保存好了，下次把你寫的書稿和信一起寄過來就行，每次寄信都附寄一份書稿，我錄入到電腦裏面。等你出來的時候我們再好好整理。爭取在你出來之前，把我留在裏面的內容和你記錄在速記本上的內容都寄出來，因為放在裏面說不定哪天就被清理扔掉了。一個月一封信應該就可以，積少成多。你估計一下總的體量，再分成多個部分，祇要一次寄一部分，一年就能寄很多，兩三年應該能把主要的脈絡內容完成，次要的內容等你出來之後再去完善。不用非得按照時間順序或是分成不同的主題之類的排序方式，一次祇寄一個小故事就行，像《伊莉莎白》那種小故事，一次寄一個，出來之後再重新編輯排序。出來之後按時間或其它方式排序就都隨便了，先把內容完成了就好說了。所以不需要擔心，而且所有我寄給你的信在我這裏也都有備份，所以你祇整理我在監獄裏給你講過的事以及我留給你的手稿就行，不用把我在外面寄給你的內容(就是我朋友的近況)再寄出來。

我今天下午四點收到你在2023年10月19日給我寫的信了。郵遞速度很快。你在信中提起了王歡，你若不提起他，我都忘了有這麼一個人了。我現在想起他來了。他會唱很多首歌，而且他能把那些歌的歌詞都背下來。他還會背《周易》的六十四卦的卦序歌。他和鮑光鑫是家門。雖然我記得這些，但是我出獄之後從來沒想起來過他。所以很多我們的記憶都是被封存的，若沒有人提醒，可能就會封存一生了。無人知曉，直到我們死了也無人知曉。這些被封存的記憶就被帶進墳墓去了。你在信中問我我最近寫了什麼，我現在在忙著找工作，再也寫不出來曾經在裏面寫

過的那些短篇小說和詩歌了。我現在連一篇小說、一首詩歌，都寫不出來。我現在祇能在空閒的時候讀一讀傑克凱魯亞克的小說《在路上》、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玩笑》、《笑忘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以及《聖經》。我最近所寫的回憶性的文字都被我附在信上寄給你了。我打算將我在大學所經歷的事好好整理一下。我跟你說過，這些文字可以作為小說創作的有用的素材。你在最近的這封信上問我寫了什麼，我不知道你想要知道什麼？你想要知道什麼人物和故事的細節，你就寫信詢問我，如果我能回憶起來，我就寫信回答你。你很好奇我跟你講過的我的同學和朋友的往事，有一些往事他們也沒有跟我講過，有一些往事是我今年才知道的。比如蔡依夢生病的原因，以及蔡依夢和方雨晴在輪滑社中的微妙關係。以及曾經追過蔡依夢和方雨晴的學弟徐浩然的近況，我都是今年從蔡依夢和許繪宏的口中聽說的。這些人最近過得都很好，不像我一樣不著調。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和你可能是一丘之貉吧。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輕過自己。我們活著，我們有生命，而你知道，生命是偉大的。既然我們有生命，那就在這有限的一生中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吧。而不應該用來玩《英雄聯盟》、《王者榮耀》、《絕地求生》，或者打牌、賭博。真正有意思的事情，是等到人老了的時候仍然覺得有意思的事，而不是在血氣方剛的時候一時覺得有意思的事，因為那些事，等到人對其失去了興致，就覺得無趣至極了。2023年10月25日下午五點三十七分。我就先寫到這兒。請代我向 Lory 和裏面的其他朋友問好。祝你們平安。

PS: 以後咱們寫信就不用費筆墨去寒暄和感懷了。開始做要做的事吧。把你想寫的人物的角色設定都構思出來，並且把他們的名字都擬好，若你想不出來名字，也沒事，因為等你出來之後，我們也可以全局替換文本中的人名和地名。這都是現有的技術可以實現的。所有技術上的問題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關於創意和思想的問題。你先寫著，從最小的故事著手，不用一上來就要寫一部《百年孤獨》。先別給我寄信，等我搬到新的住址告知你之後你再給我寄信。我有可能要去別的城市上班，現在還沒有確定，等下個月才能確定。這不會影響我們寫作的進度，因為我在裏面已經跟你講了很多了，況且那些事還都是梗概，即使你不在那些主幹的基礎上添加任何枝葉，也足夠你寫個一年半載的了。我看了你的信，你在信中講了你曾經和鞠培軍攀比曾經的榮耀(比如高考分數之類的)，我在2015年的時候還經常和林飛去網吧呢。我們如果從一出生就擁有大智慧，我們的人生就無趣至極了。我們曾虛度過多少光陰，現在就要多麼珍惜當下的日子。因為我們還能活多少天，都是有數的。我們的眼睛還有多少年就會老眼昏花了，也是有數的。如果你認真思考，這些日子都是可以數算得過來的。將來的日子是有限的，我們要如何度過這些日子，要像填寫購物單一樣精打細算才行。

Wed Oct 25 2023 18:13:55 GMT+0800